

# 书林清话

## 附书林馀话



(清)叶德辉著

书籍自唐时镂版以来，至天水一朝，号为极盛。而其间分三类：曰官刻本，曰私宅本，曰坊行本。当时士大夫

言藏书者，即已视为秘籍瑶函，争相

宝贵。观于尤氏《遂初堂书目》，复收众本之多；岳氏刻《九经三传沿革例》，

折衷各本之善，则当时之风尚，概可知

矣。南宋人重北宋本，元明人重宋本，

国朝收藏家并重元明本。旧刻愈稀，则

近刻亦贵。犹之鉴赏书画，宣和二谱多

# 书林清话

## 附书林馀话



(清)叶德辉著

书籍自唐时镂版以来，至天水一朝，号为极盛。而其间分三类：曰官刻本，曰私宅本，曰坊行本。当时士大夫言藏书者，即已视为秘籍瑶函，争相宝贵。观于尤氏《遂初堂书目》，复收众本之多；岳氏刻《九经三传沿革例》，折衷各本之善，则当时之风尚，概可知矣。南宋人重北宋本，元明人重宋本，国朝收藏家并重元明本。旧刻愈稀，则近刻亦贵。犹之鉴赏书画，宣和二谱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林清话:附书林馀话:图文本 / (清)叶德辉著.  
扬州:广陵书社, 2007.11  
ISBN 978-7-80694-235-2

I. 书… II. 叶… III. 图书史—中国—古代 IV.G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3029 号

书 名 书林清话附书林馀话  
著 者 (清)叶德辉  
责任编辑 徐大军  
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  
 扬州市文昌西路双博馆附二楼 邮编 225012  
 http://www.yzglpub.com E-mail:yzglss@163.com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扬州市江阳工业园蜀冈西路 9 号 邮编 225008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10 千字 图 160 幅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94-235-2/K·136  
定 价 28.00 元

## 出版说明

《书林清话》丁亥岁立秋于京师。著《藏学疏文》序于李书斋。

叶德辉(1864—1927)，字奂彬(也作焕彬)，号直山，一号郁园，湖南湘潭人。祖居吴县洞庭西山，至其父浚兰，始移籍湘潭(今湖南省)。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曾任吏部主事。叶氏为近代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大半生从事版本目录学工作，撰有不少影响深远的版本目录学著作，有《藏书十约》、《书林清话》、《书林余话》、《观古堂藏书目》、《郁园读书志》等。其弟子杨树达(1885—1956)评其版本目录学，说他“淹通目录，识别版藏。凡雕刻源流，传本真赝，莫不骈列在胸，指数如画”(见《郁园全书序》)。

《书林清话》十卷，原于清末刻成，后经三次修订，以1920年长沙观古堂第三次修订本为最佳。《书林清话》一书为读者提供了关于古代雕版书籍的各项专门知识。著者根据丰富的资料，用笔记体裁说明书籍和版片的各种名称，历代刻书规格、材料以及工料价值的比较，印刷、装订、鉴别、保存等方法，并叙述了古代活字印刷、彩色套印的创始和传播，各时代的著名刻本，刻书、钞书、卖书、藏书的许多掌故。此书材料丰富、分析透彻、议论精辟，出版后受到了学术界和一般读者的一致好评。至今没有同类著作可以取代，仍是一本了解和研究目录版本学的入门必备读物。

《书林余话》二卷，原是未完成的稿本，由叶德辉的侄子叶启峯在他死后铅印出版。此书主要是对《书林清话》中事关历代刻书掌故、琐记及相关内容未尽载者，凡采宋、元、明、清诸家说部、笔记等书，汇辑成篇。据叶启峯跋，可知《余话》当为前编补续之作，故内容性质相同。

叶氏的《书林清话》刊行后，在当时及后来影响都甚大，但由于所涉知识

繁杂，作者一人耳目见闻毕竟有限，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明显的讹误与偏颇之处。其原因，归纳起来大概有三种：第一，著者的主观思想所致，或是过于自信，或是由于个人偏见，意气用事，比如对于杨守敬的看法等；第二，抄辑时的失误，此种错误甚多，如误“祐”为“祜”，误“边”为“远”等；第三，时代的限制，当时条件下，许多孤本、秘籍和出土文献，他都没有见到，无所据所论当然错误难免。关于这些问题，历来学者已做了相当详细的考证和研究，此不赘述。

1936年，李沫在《文澜学报》第2卷第2期上发表了《〈书林清话〉校补》一文，对该书做了一些纠谬补遗工作，但可惜只完成了前两卷，后面的却付诸阙如。在此前，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发表了《〈书林清话〉纠谬并补遗》的文章，系统地对《书林清话》做了一番查漏补缺的工作，令读者获益匪浅。

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个比较简明清晰而又易读的本子，本社特邀请专家学者对此书重新进行了整理标点，主要做了以下一些工作：

一、《书林清话》的整理本举不胜举，但以1957年古籍出版社的铅印本为最早，中华书局曾作过影印。此本据1920年观古堂刻本为底本，附有《书林馀话》和李氏《校补》。本次整理即以1920年观古堂刻本为底本，此铅印本为参校本。

二、李沫和长泽规矩也的文章对于《书林清话》的阅读和研究固然有其积极的作用，但由于成于民国间，对于近几十年来的新发现，还不可能涉及；又由于对于《书林清话》的纠谬补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未为尽善，故皆略而不录，以待有一个更为尽善的整理本。

三、全书简体横排，对于原书中的繁体字、异体字、生僻字等，一律按规范简化，但人名字号及书名、地名等专有名词中的一些繁体字、异体字简化后会引起歧义的，则酌情予以保留。

四、全书按照现代汉语规范语法加标点。古人著述作文，引文常举大意，多为节引或意引，并不与原文完全相同。故在作整理时，经核对原文，若不是有明显错误或歧义，一般保持原貌。在标点时，为方便读者阅读，如果引文不加引号容易引起误会不好区别的，则加以标明。

五、文中的一些较为明显而又能确定的讹误，一般径改，不出校记。

六、文中所举目录书名，多有用简称者，为醒目起见，在标点时把作者姓氏和书名连用者以书名号标出。如“丁目”指丁日昌《持静斋书目》，即标为

“《丁目》”，它皆同。书后特列叶氏所引书目简称对照表，供读者参考。

七、为易于读者理解，并有一个直观形象的认识，特精选若干古籍善本书影相配，亦希望能方便读者的阅读使用。

广陵书社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

# 叙

书籍自唐时镂版以来，至天水一朝，号为极盛。而其间分三类：曰官刻本，曰私宅本，曰坊行本。当时士大夫言藏书者，即已视为秘籍瑶函，争相宝贵。观于尤氏《遂初堂书目》，复收众本之多；岳氏刻《九经三传沿革例》，折衷各本之善，则当时之风尚，概可知矣。南宋人重北宋本，元明人重宋本，国朝收藏家并重元明本。旧刻愈稀，则近刻亦贵。犹之鉴赏书画，宣和二谱多收六朝唐人，吴氏《消夏记》、陶氏《红豆树馆书画记》兼取近代。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理固然已。往者宗人鞠裳编修昌炽，撰《藏书纪事诗》七卷，于古今藏书家，上至天潢，下至方外、坊估、淮妓，搜其遗闻佚事，详注诗中。发潜德之幽光，为先贤所未有。即使诸藏书家目录有时散逸，而姓名不至灭如，甚盛德事也。顾其书限于本例，不及刻书源流与夫校勘家掌故，是固览者所亟欲补其缺略者。吾家累代楹书，足资取证。而生平购求之所获，耳目之所接，既撰《藏书十约》，挈其大纲。其有未详者，随笔书之。积久成帙，逾十二万言，编为十卷。引用诸家目录题跋，必皆注明原书。而于吾所私藏，非诸家所阙，概不阑入。盖一人独赏之物，不如千人共见之物之足征信。非秘藏，亦非稗贩，固不欲贻人口实焉耳。二十年前，撰《四库全书板本考》一书，已成经、史、子三部，而集久未定。以《四库》著录之诗文集，但次时代，不别条流，且有应收未收、不应收而收及禁毁销毁之功令，滥登不可，割爱不能，一掷云霄，几将覆瓿。然宋元明刻，约具此编；国朝汇刻仿雕，则有南皮张文襄《书目答问》、福山王文敏懿荣补编《汇刻书目》二书，十得七八，可备参考。吾书虽废于半途，藏书家固不患无考证也。嗟乎！五十无闻，河清难俟，书种文种，存此萌芽。当今天翻地覆之时，实有秦火胡灰之厄。语同梦呓，痴类书魔，贤者闵其癖好而纠其谬误，不亦可乎！宣统辛亥岁除，叶德辉自叙。

# 序

姑苏之山，崩劣而秀润；太湖之水，清驶而柔腻。故其人物颖异，风气敦朴。子美卜沧浪而居，贻上以渔洋自号。籍隶他省者尚恋恋不忘兹土，况木本水源之所自出乎！叶焕彬吏部，宋石林先生之裔，世居洞庭东山。封公于道咸之交，避粤寇之乱，贸迁湖南，而卜居于会城长沙。焕彬以湘潭籍成进士，观政天官而不乐仕进，养亲家居。精研经义、字学、舆地、文词，旁及星命、医术、堪舆、梵夹，无不贯通。凡经籍、金石、书画、陶磁、钱币，无不罗致。手辟郁园，擅水木明瑟之胜。兄弟子侄相与赏鉴，为人生第一乐事。海内知好，莫不羨其清福。近岁湘省兵乱，湘民迁徙靡常，而焕彬遂还苏垣故居焉。夫苏垣固学术一大都会也，考订家自惠氏父子至宋于庭、陈硕甫，校勘家自陈景云至顾千里、张绍安，收藏家自徐传是至黄莞圃、汪闡原，均非天下人所几及。焕彬于书籍镂刻源流，尤能贯串，上溯李唐，下迄今兹，旁求海外。旧刻精钞，藏家名印，何本最先，何本最备，如探诸喉，如指诸掌。此《书林清话》一编，仿君家鞠裳之《语石》编，比俞理初之“米盐簿”，所以绍往哲之书，开后学之派别，均在此矣。荃孙于版本之学，亦有同嗜。丁卯川闱，策问《文选》一条受知李顺德师，以目录之学相勖。孜孜矻矻，五十馀年，未尝稍懈。读君《清话》所已言者，无不如吾所欲言，亦间有未及知者。守“宋廛一民”之微旨，薄“重论文斋”之陋说，则心心相印也。焕彬不以避兵为苦，而以还乡为乐。草窗侨居苕上，犹成鵲华之图；百诗久贯山阳，复以潜丘自号。昔人羁旅天涯，且寄慨于故里，如君实践，能有几人！然苏省学术今已中衰，得君振而起之，是所望也。岁在著雍敦牂日长至，江阴缪荃孙序。

# 目 录

书林清话叙	1
书林清话序	2
<b>卷一</b>	
总论刻书之益	1
古今藏书家纪板本	3
书之称册	6
书之称卷	9
书之称本	10
书之称叶	11
书之称部	13
书之称函	13
书有刻板之始	14
刻板盛于五代	15
唐天祐刻书之伪	17
刀刻原于金石	17
板本之名称	18
版片之名称	19
刊刻之名义	19
<b>卷二</b>	
书节钞本之始	22
巾箱本之始	23
书肆之缘起	24
刻书有圈点之始	25
刻书分宋元体字之始	26
翻板有例禁始于宋人	27
宋建安余氏刻书	31

南宋临安陈氏刻书之一	35
南宋临安陈氏刻书之二	41
宋陈起父子刻书之不同	41
<b>卷三</b>	
宋司库州军郡府县书院刻书	44
宋州府县刻书	54
宋私宅家塾刻书	55
宋坊刻书之盛	61
<b>卷四</b>	
金时平水刻书之盛	65
元监署各路儒学书院医院刻书	66
元私宅家塾刻书	70
元时书坊刻书之盛	74
元建安叶氏刻书	80
广勤堂刻万宝诗山	82
<b>卷五</b>	
明时诸藩府刻书之盛	84
明人刻书之精品	88
明人私刻坊刻书	92
<b>卷六</b>	
宋监本书许人自印并定价出售	103
南宋补修监本书	105
宋刻经注疏分合之别	105
宋蜀刻七史	106
宋监重刻医书	106
宋刻纂图互注经子	107
宋刻书之牌记	109
宋刻本一人手书	111
宋刻书著名之宝	111
宋刻书字句不尽同古本	112
宋刻书多讹舛	113
宋刻书行字之疏密	114
宋刻书纸墨之佳	115
宋造纸印书之人	116
宋印书用椒纸	117
宋人钞书印书之纸	117

宋元刻本历朝之贵贱	119
<b>卷七</b>	
元刻书之胜于宋本	123
元刻书多用赵松雪体字	123
元刻书多名手写	125
元时官刻书由下陈请	125
元时刻书之工价	127
明时官刻书只准翻刻不准另刻	128
明时书帕本之谬	128
明人不知刻书	129
明南监罚款修板之谬	129
明人刻书改换名目之谬	130
明人刻书添改脱误	130
明许宗鲁刻书用说文体字	131
明刻书用古体字之陋	132
明时刻书工价之廉	132
明人刻书载写书生姓名	133
明人装订书之式	133
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一	134
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二	135
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三	138
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四	139
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五	140
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六	140
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七	141
明毛晋刻六十家词以后继刻者	141
<b>卷八</b>	
宋以来活字板	142
明锡山华氏活字板	145
明华坚之世家	147
明安国之世家	149
日本朝鲜活字板	150
颜色套印书始于明季盛于清道咸以后	151
唐宋人类书刻本	152
绘图书籍不始于宋人	153
辑刻古书不始于王应麟	154

卷八	丛书之刻始于宋人	155
	似丛书非丛书似总集非总集之书	155
卷九	宋元明官书许士子借读	156
	宋元明印书用公牍纸背及各项旧纸	157
	明以来刻本之希见	159
卷九	内府刊欽定诸书	161
	四库发馆校书之贴式	168
	武英殿聚珍板之遗漏	169
	无锡秦刻九经之精善	169
	纳兰成德刻通志堂经解之一	169
	纳兰成德刻通志堂经解之二	170
	纳兰成德刻通志堂经解之三	171
	国朝刻书多名手写录亦有自书者	171
	国朝不仿宋刻经史之缺典	172
	国朝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之优劣	172
	经解单行本之不易得	174
	洪亮吉论藏书有数等	174
	乾嘉人刻丛书之优劣	175
	刻乡先哲之书	175
	古今刻书人地之变迁	176
	吴门书坊之盛衰	176
	都门书肆之今昔	179
卷十	天禄琳琅宋元刻本之伪	183
	坊估宋元刻之作伪	183
	宋元刻伪本始于前明	185
	张廷济蜀铜书范不可据	186
	日本宋刻书不可据	187
	近人藏书侈宋刻之陋	187
	宋元祐禁苏黄集板	188
	宋朱子劾唐仲友刻书公案	188
	明王刻史记之逸闻	189
	朱竹垞刻书之逸闻	190
	明以来之钞本	190
	古人钞书用旧纸	1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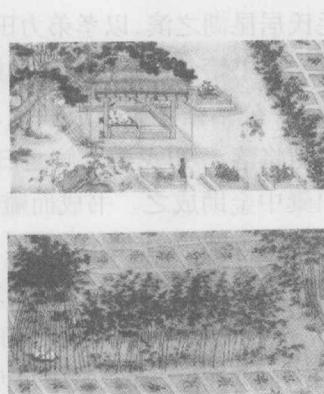
---

钞书工价之廉 .....	197
女子钞书 .....	197
藏书家印记之语 .....	199
藏书偏好宋元刻之癖 .....	200
书林清话跋 .....	203
书林馀话序 .....	204
书林馀话卷上 .....	205
书林馀话卷下 .....	219
书林馀话跋 .....	234
所引书目 .....	235

# 书林清话卷一

## 总论刻书之益

昔宋司马温公云：“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无穷之计。”吾按：此数语，元孔行素《至正直记》亦引之，世皆奉为箴言。然积德而子孙昌大，或金根伏猎之见讥，亦非治谋之善。故余谓积德、积书二者当并重。且温公虽有是言，而其好书亦有深癖。宋费衮《梁溪漫志》云：“温公独乐园之读书堂，文史万馀卷。而公晨夕所常阅者，虽累数十年，皆新若手未触者。常谓其子公休曰：‘贾竖藏货贝，儒家惟此耳！’然当知宝惜。吾每岁以上伏及重阳间，视天气晴明日，即设几案于当日所，侧群书其上，以曝其脑，所以年月虽深，终不损动。至于启卷，必先视几案洁净，藉以茵褥，然后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尝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渍及，亦虑触动其脑。每至看竟一版，即侧右手大指面衬其沿，而覆以次指捻面，捻而挟过，故得不至揉熟其纸。每见汝辈多以



司马光像(左)

明仇英绘《独乐园图》(右)

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图、老氏犹知尊敬其书，岂以吾儒反不如乎？当宜志之。’是则温公爱书，可云笃至。其谆谆垂诫，又何尝不为子孙计哉！虽然，吾有一说焉：积金不如积书，积书不如积阴德，是固然矣。今有一事，积书与积阴德皆兼之，而又与积金无异，则刻书是也。宋王明清《挥麈馀话》云：“毋邱俭按：毋昭裔之误。不知王氏原误耶，抑刻者误耶。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发愤异日若贵，当板以镂之遗学者。后仕至蜀为宰，遂践其言刊之。印行书籍，创见于此。载陶岳《五代史补》。按：今通行汲古阁刻《五代史补》无此文，王氏所见当是原本。后唐平蜀，明宗命太学博士李锷书《五经》，仿其制作，刊板于国子监，监中印书之始。今则盛行于天下，蜀中为最。明清家有锷书印本《五经》存焉，后题长兴二年也。”按：李锷亦误。日本有覆宋大字本《尔雅郭注》三卷，末题一行云“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臣李鹗书”，盖宋时重刻蜀本也。然则李锷为李鹗，断可知也。今此书有黎庶昌《古今丛书》仿北宋刻本。明焦竑《笔乘续》四云：“蜀相毋公，蒲津人。先为布衣，尝从人借《文选》、《初学记》，多有难色。公叹曰：‘恨余贫不能力致，他日稍达，愿刻板印之，庶及天下学者。’后公果显于蜀，乃曰：‘今可以酬宿愿矣。’因命工日夜雕板，印成二书，复雕九经、诸史，两蜀文字由此大兴。洎蜀归宋，豪族以财贿祸其家者什八九。会艺祖好书，命使尽取蜀文籍诸印本归阙。忽见卷尾有毋氏姓名，以问欧阳炯。炯曰：‘此毋氏家钱自造。’艺祖甚悦，即命以板还毋氏。是时其书遍于海内。初在蜀雕印之日，众多嗤笑。后家累千金，子孙禄食，嗤笑者往往从而假贷焉。左拾遗孙逢吉详言其事如此。”按：此为宋人记载，惜原引未著书名。朱彝尊等《徵刻唐宋秘书目·凡例》云：“大梁周子梨庄，栎园司农长公。司农世以书为业，嘉隆以来，雕板行世，周氏实始其事。游宦所至，访求不遗余力。闽谢在杭先生万历中钞秘书阁，后尽归司农。两遭患难，数世所积，化为乌有。独此缮写秘本二百馀种，梨庄极力珍护，岿然独存。大抵皆今世所不数见者。”陈瑚《为毛潜在隐居乞言小传》云：“毛氏居昆湖之滨，以孝弟力田世其家。祖心湖，父虚吾，皆有隐德。子晋生而笃谨，好书籍。自其垂髫时即好锓书，有《屈》、《陶》二集之刻。客有言于虚吾者曰：‘公拮据半生以成厥家，今有子不事生产，日召梓工弄刀笔，不急是务，家殖将落。’母戈孺人解之曰：‘即不幸以锓书废家，犹贤于搏蒲六博也。’乃出橐中金助成之。书成而雕镂精工，字绝鲁亥，四方之士，购者云集。于是向之非且笑者，转而叹羡之矣。”徐康《前尘梦影录》云：“汲古阁在虞山郭外十馀里，藏书、刊书皆于是，今析隶昭邑界。剞劂工，陶洪、湖孰、方山、溧水人居多。开工于万历中叶，至启祯时，留都沿江阨艱。毛氏广招刻工，以《十三经》、《十七史》为主。其时银串每两不及七百文，三分银刻一百字。所刻经、史、子、集、道经、释典，品类甚繁。当时盗贼蜂起，赖工多保家。至国初，家

亦因此中落。有子曰宸、曰褒、曰表。宸字斧季，最著名，即钞本亦精校影写，风流文采，照映一时。下至童奴青衣，亦能钞录。所藏书多秘籍。三十年前，在紫珊斋中见汲古阁图山水挂屏，颇有名人笔意，惜忘为何人所绘矣。”按此因刻书或子孙食其禄，或乱世保其家，或数百年板本流传，令人景仰。故张文襄之洞《书目答问》附《劝人刻书说》云：“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书一法。其书终古不废，则刻书之人终古不泯。如歙之鲍、吴之黄、南海之伍、金山之钱，可决其五百年中必不泯灭，岂不胜于自著书、自刻集乎？且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文襄倡此言，故光绪以来，海内刻书之风，几视乾嘉时相倍。而文襄仅在粤督任内刻《广雅丛书》百数十种，自后移节两湖几二十年，吾屡以续刻为请，公绝不措意。盖是时朝野上下，争以舍旧图新、变法强国为媒进，一倡百和，公亦不免随波逐流。忽至于暮年，亡羊补牢，兴学存古，进退失据，丧其生平。七十生辰自撰《抱冰堂弟子记》，叙述本心欲学司马温公，已官中丞，居洛著书。嗟乎！温公好书之诚且敬，人不可及，安敢效其居官著书？俯仰古今，益叹宋贤夐乎远矣。

### 古今藏书家纪板本

古人私家藏书，必自撰目录。今世所传，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袁州本四卷、《后志》二卷，宋赵希弁《考异》一卷、《附志》一卷。一康熙壬寅海昌陈氏刻本，一道光十年裔孙贻端刻本。又衢州本二十卷，嘉庆己卯汪士钟刻本。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二十二卷。一武英殿聚珍版本，一浙江重刻武英殿聚珍版袖珍本。是也。其时，有李淑《邯郸图书志》十卷，载《晁志》、《陈录》；荆南田镐《田氏书目》六卷，载《晁志》；董逌《广川藏书志》二十六卷，濡须《秦氏书目》一卷，莆田李氏《藏六堂书目》一卷，漳浦吴权《吴氏书目》一卷，莆田郑寅《郑氏书目》七卷，并载《陈录》。诸家所藏，多者三万卷，少者一二万卷，无所谓异本、重本也。自镂板兴，于是兼言板本，其例创于宋尤袤《遂初堂书目》。一卷。一元陶九成《说郛》本，一道光丙午潘仕诚《海山仙馆丛书》本，一光绪丙申盛宣怀《常州先哲遗书》本。目中所录，一书多至数本，有成都石经本、秘阁本、旧监本、京



张之洞读书图

### 文 简 公 像



尤袤像

本、江西本、吉州本、杭本、旧杭本、严州本、越州本、湖北本、川本、川大字本、川小字本、高丽本。此类书以正经、正史为多，大约皆州郡公使库本也。同时岳珂刻《九经三传》，其《沿革例》所称有监本、唐石刻本、按：此开成石经。晋天福铜版本、京师大字旧本、绍兴初监本、监中现行本、蜀大字旧本、蜀学重刻大字本、中字本、中字有句读附音本、潭州旧本、抚州旧本、建大字本、原注：俗称“无比九经”。俞绍经家本。又中字凡四本，婺州旧本，并兴国于氏、建余仁仲凡二十本，又越中注疏旧本、建有音释注疏本、蜀注疏本，合二十三本。知辨别板本，宋末士大夫已开其风。明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一卷。黄丕烈《士礼居丛书》刻本。注有宋本、元本、旧钞、影宋、校宋本等字，此乃售书于潘稼堂来，不得不详为记载，以备受书者之取证，非其藏书全目也。当时丰道生为华夏撰《真赏斋赋》，一卷。缪氏云自在龛刻本。不专叙宋、元板书。江阴李鹗翀《得月楼书目》，一卷。一金氏《粟香室丛书》本，一《常州先哲遗书》重编刻本。亦注宋板、元板、钞本字。国初季振宜《季沧苇书目》、一卷。一嘉庆十年黄丕烈《士礼居丛书》刻本，一光绪乙亥伍绍棠《续刻粤雅堂丛书》本。钱曾《述古堂藏书目》，四卷。道光庚戌伍崇曜刻《粤雅堂丛书》本。卷首均别为宋板书目。徐乾学《传是楼宋元本书目》，一卷。光绪乙酉吴丙湘《观砚斋丛书》刻本。至以专名属之。顾不详其刻于何地何时，犹是杯饮污尊之意。明范氏《天一阁书目》，十卷。嘉庆中阮元编文选楼刻本。又六卷，光绪乙酉薛福成编刻本，板存宁波。载宋、元、明刻及钞本字颇详，顾编撰出自后人，非范氏原例。钱曾《读书敏求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存目著录四卷。雍正四年赵孟升刻本，乾隆十年沈尚杰刻本，乾隆六十年沈氏重刻本，卷同。道光乙酉阮福文选楼刻本，据严氏书福楼本多数十种，又增《补遗》一卷。道光丙午潘仕诚《海山仙馆丛书》合校沈、阮两刻本，亦四卷。号为赏鉴家，《四库存目提要》谓其但论缮写刊刻之工拙，于考证不甚留意，诚哉是言。吾谓即论缮刻亦择焉不精，犹门外也。自康雍以来，宋元旧刻日稀，而搢绅士林佞宋秘宋之风，遂成一时佳话。乾隆四十年，大学士于敏中奉敕编《天禄琳琅书目》十卷，分列宋板、元板、明板、影宋等类，于刊刻时地、收藏姓名、印记，一一为之考证。嘉庆二年，以《前编》未尽及书成以后所得，敕彭元瑞等为《后编》二十卷，光绪甲申长沙王先谦合刻《前》、《后编》。是为官书言板本之始。《四库全书提要》，《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十卷。《闰集》，一卷。乾隆三十九年浙江布政使王亶望编刻本。亦偶及之。其后臣民之家，孙星衍有《祠堂书目内编》，四卷。《外编》，三卷。嘉庆庚午兰陵孙忠愍祠刻板。宋元旧板并同时所刻，分别注明。自为《平津馆鉴藏书籍记》，三卷。《补遗》，一卷。《续编》，一卷。陈宗彝又为之编《廉石居藏书记》，二卷。光绪甲申章氏《式训堂丛书》刻本。吴焯有《绣谷亭薰习录》，残稿本，存经部《易》一卷，集部三卷，近仁和吴昌绶校刻。吴寿旸有《拜经楼藏书题跋记》，五卷。《附录》，一卷。一道光己亥蒋光煦《涉闻梓旧》